

吴浊流 代表作

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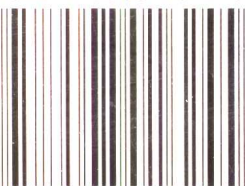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

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



ISBN 7-5080-1624-6



9 787508 016245 >

ISBN 7-5080-1624-6
I · 770 定价:17.00元



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吴浊流 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常玉莹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浊流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 1998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624-6

I. 吴… II. 中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IV. 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0277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.625 印张 303 千字 4 插页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100 册

定价:17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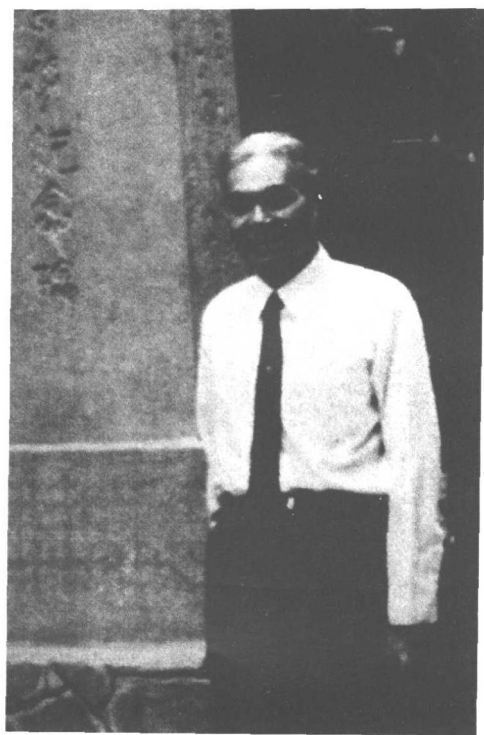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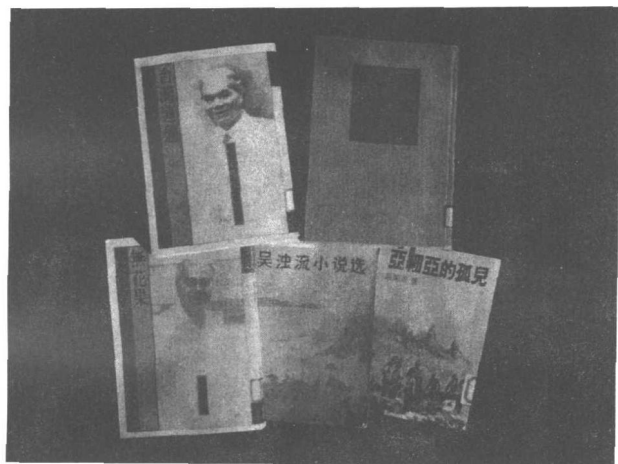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吳濁流



吳淞流作品書影

内 容 简 介

吴浊流，祖籍广东，生于台湾。原名吴建田，中国现代作家。师范毕业后，曾当过教员、报社记者。本书收入其代表作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、《水月》、《先生妈》等9篇。作品以台湾光复为界分为两部分。前期作品，主要以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为背景，揭露殖民者的压迫、奴役和人民的苦难。后期作品主要反映光复后台湾的社会现实。



吴浊流 (1900—1976)

本书编者 常玉堂

责任编辑 徐金廷

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
工作室

美术工作室
BP 66287/88-8408



目 录

小 说

亚细亚的孤儿	3
水月	215
泥沼中的金鲤鱼	220
功狗	233
先生妈	246
陈大人	258
波茨坦科长	279
铜臭	333
路迢迢	349
吴浊流小传	398
吴浊流主要著作目录	400

小 说

亚细亚的孤儿

第一篇

苦楝花开的时节

和暖的春天太阳照射在背上，胡太明被爷爷牵着手，一面数着脚下的石子，一面爬上通往后山的小径。小径的两旁是杂木林；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，“吱吱”地叫着。卵石铺成倾斜的山径，像永无止境地伸延着。喘息着的胡太明，不知几时停止了数石子，留神一看，已经落在爷爷的身后去了。老人正在山坡上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等候着落后的太明，他气吁吁地好不容易才赶了上去。

老人解开长长的黑头巾，让风吹在头上；太明也学着脱下圆碗帽，抹抹额上的汗珠，辫子渗透了汗水，发根痒痒的，但经风一吹，汗水立刻就褪干了。老人忽然想起要抽筒麟烟（日治时期的烟丝），便把解下来的头巾重新缠在头上，一屁股坐在石头上，在那枝用惯了的长烟筒上装满了烟，让太明替他点上火，“斯斯”地抽起来，像是非常有味似地。太明从小就听惯了这种“斯斯”的声音，一听到这种声音，就像是将引发出长长的故事以前那种带有诱惑性的先声，不可思议地会把太明带到一个心神向往的境界。

老人突然耽溺在遥远的回忆中，他把烟管的铜斗在石头上“咯咯”地敲着说：

“一切都改变了！爷爷小的时候，这一带都是高大的松树、樟树、枫树、赤柯、楠仔、楮仔和各种树木的大森林，山藤和蛇木也很茂盛，大白天里也会肆无忌惮地窜出狐狸和松鼠来的，再大胆的男人，也不敢独自在这儿经过。可是，太明！爷爷在二十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就曾经一个人在这儿走过。”

从前，那山坡是土匪、强盗出没的地方。如果途中有人被抢去了耕牛什么的，便再也休想找回来。穿龙颈（坡顶）一带尤其可怕，万一有人在那儿被盗匪杀死，由于地近蕃界，盗匪总是把罪行推在蕃人身上，然后自己逃得无影无踪，官兵也奈何他们不得。可是，老人有一天就曾经若无其事地独自在那儿经过，那时他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。当他走到山坡中途的时候，突然一阵阴森凄厉的狂风向他迎面袭来，他大叫一声，本能地把身体隐蔽起来，眼前扬起一阵漆黑的飞砂，全身蜷缩着动弹不得。好不容易定神向脚边一看，竟有一条很大的雨伞蛇出现在他的身旁，他战栗着倒退了几步，拾起足边的一块石头正想打去，不知怎地，巨蛇突然不见了，那仅是三四秒钟之间的事。由于事态过于离奇，他把手中的石头向草丛中一丢，竟吓得半晌不能动弹。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倔强的他便到目的地办事去了。可是，归途中他走到先前的那地方，那块丢弃在草丛中的石头，竟赫然安放在路中。老人吓得目瞪口呆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背心上直逼下来，失魂落魄地跑回家里，就这样发起高烧来，头重腰酸，老人深信自己遇见了鬼，但他却不肯请人捉鬼，只是每天一面发着高烧，一面嘴里这样骂道：

“鬼东西！是你自己找上老子的，要钱也得找个倒霉的家伙呀！老子可不会有什么东西给你的！”

这就是老人的抵抗方法，可是鬼怪老是纠缠着不离去，母亲放

心不下，请了个巫者来赶“鬼”——所谓鬼，大概是指“赤脚大头神”而言——巫者用金纸一千、银纸三百、线香五支、替身白虎一对、饭一碗、汤一盅、鸡蛋一个，从病床送出一百二十步，然后把金银纸烧化了。第二天，老人的热度便豁然而退了，鬼怪纠缠了六七天，结果仍是一无所获，看起来还是失败的。老人这样说着，豪放地笑了。

讲完了故事，老人说：

“太明，走吧！”说着，他站起来依然走在前面。

越过穿龙颈，视界展开了，眩眼的嫩绿茶园一望无际，在那遥远的碧绿的边际，横亘着青翠得像洗涤过的中央山脉。刚才所听到的关于穿龙颈那些不愉快的往事，就像一场了无痕迹的春梦般消逝了。

突然，相思树背后传出一阵少女的歌声——是采茶女唱着俚俗的山歌。她们听到太明他们的脚步，立刻停止了歌唱，就像有一股期待的力量扼住了她们的咽喉似的。可是，当她们看清了来人的身份时，竟大失所望地带着戏谑的口吻说：

“哼！原来是老头儿和小孩子！”说着，又传出一阵放肆的笑声。

“这种地方风气坏极了！”老人一面感慨地嘟哝着，一面加紧脚步，恨不得早些离开那儿。

当时的士君子和读书人，是不肯随便唱山歌的，视山歌如蛇蝎的老人，似乎觉得自己的耳朵都给她们沾污了。

不久，二人下了古松蓊郁的山坡，走到面临榕树广场的云梯书院前面。书院位于距榕树不远的一座庙宇对面，利用庙宇的一栋房屋作教室，小小的书院里也有三四十个学生。教室里琅琅的书声和学生们的嬉笑声混成一片，一直传到户外。老人带着太明向这所古老的建筑物走去，因为突然从明亮的户外走进晦暗的屋内，

视界一时模糊不清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地看清室内的陈设：室隅有一张木床，床上摆着四方的烟盘，烟盘上封灯闪着黯澹的火光。那昏暗的灯光凄厉地照耀着烟枪、烟盒、烟挑等杂乱无章的鸦片用具，和横躺在旁边的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。床前桌上堆满了书籍，还有一个插着几支朱笔的笔筒。这时离夏季还有一段相当时间，但那笔筒中却插着一把污秽不堪的羽毛扇，看起来很不顺眼。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孔子的画像，线香冒着一缕缕的青烟……这一切，使屋内充溢着隐居的气氛，显得越发浓重了。

老人走到床前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

“彭先生！”

那床上的学究张开迟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，突然用意外而有力的声调说：

“哦，胡先生！久违久违！”

彭先生说着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整整仪容，又向隔壁的教室望了一眼，大声地申叱两句，顽童们的嚷器声顿时沉寂下来。

彭先生是胡老人的同窗秀才，学生时代曾经受过胡老人的照应，十载寒窗，终于得中秀才。他到处巡回着拜了一次客，富户们帮助他不少贺仪，彭秀才竟因此变得相当富有；但不久他又把那些钱财花得一千二净，依然恢复昔日贫困的生活。

当时乡间的读书人所能做的事，只有地理师、医生、相士和教书先生。彭秀才选择了教学的生涯，在云梯书院当一位塾师，他一心向学，还做着未来举人、进士的美梦。可是，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以后，教育制度大加改革，从前那些登龙之术早就行不通了。彭秀才腾达的迷梦破碎以后，便在云梯书院的小庙里度着空虚的课徒生涯，三十年如一场春梦，与其说是作育英才，毋宁说是聊以餬口更为适切。他和胡老人谈话的时候，总喜欢用“斯文扫地”、“吾道衰微”之类的话，大叹其圣学没落。而且，他只有对着太